

张资平

小说选

李葆琰选编



张资平小说选

①下

李葆琰选编

花城出版社

公 债 委 员

离 C 县城的西北二十多里有个很荒凉的小村落。在这村落里的住民只有三五家，老幼合计起来，男的有三十余人，女的也有二十几个。

这寒村的名叫菖蒲村，由 C 县城至菖蒲村要过一条小河——坐小渔船渡一条小河。渡了河后再攀登一个小山岗，爬过了岗顶再走二三里的小道就到了菖蒲村。

村人的生活全赖村里的几十亩山田维持。耕获之外有余暇时便砍些柴木挑到县城里去卖。

近两三年来，这个从无人过问的菖蒲村也很引起了县人的注意了。县里的人注意这个寒村并不是为别的理由，地因人而得名，因为这村里的刘三爷的儿子近年在屯哩时埠发了几十万的大财，每年寄了不少的钱回来，刘三爷便在村里买了十多亩靠山的不适于种植的荒田，大兴土木，建造起洋房子来了。

三爷虽有六十余岁，但脚力还很健，三天两天就要到县城来一趟购买建造新屋的材料。他的儿子还没有发财时，他每到县城里都没有人睬他，有几个认识的碰着他也只“老三，出来了么？”一句就跑开了。现在呢，县城里各大商店的财主看见他

来时，都卑躬屈节的，“三爷请坐，三爷吃茶”的叫了。

洋房子建筑成功了，听说刘三爷的儿子本年冬就要回来住新房子，过新年。这新屋才八分的成功时——八月间三爷全家早搬过去住了。

中秋后两天的正午前后，有一个身材瘦削，脸色苍黑的人，穿一件灰色绒长衫，带了一名县兵到刘三爷的新洋房子来拜访三爷。村里的人看见带有县兵的人，都有点惊惶失措的在交头接耳的议论。

“来的怕是个很有身分的人，才有县兵跟着他来。”甲说。

“那不见得，有身分的人不乘轿来么？”乙说。

“莫非三爷做了什么坏事，县长派兵来拘他。”丙说。

“还是来要钱的吧，向三爷捐提军饷的吧。”丁说。

“我们村里的第五期军饷前星期才缴，怎么又来要军饷呢？”戊说。

“听说要预征明后年的钱粮呢！”甲说。

三爷在后院的房子里收拾家具，听见几个小孩子们跑来报告他，有个穿长衫的先生带了一名兵来找他，心里也有点惊疑。他的老躯微微的打抖着出来前院会客。

兵士站在厅口，手中并没什么武器，只穿一件县兵的制服就很难看的会骇人了。三爷看见来的兵士没有带枪，稍为安心些。那位穿长衫的先生却高高的占着厅里的第一席的客位，很不客气的把自己带来的水烟袋装着吸。他看见三爷来了，把口一张，鼻孔里两道白烟，口里一道白烟，一共三道烟同时喷出来。三爷望不清楚他的脸孔了。

三爷战战兢兢的行至厅口向他鞠了一鞠躬。他也回礼点了一点头。

“三伯，好吗？”

“请教先生贵姓大名。”三爷坐在末席的椅上。

“我，……”来的客左手托着水烟袋，右手伸进自己的衣袋里去，摸了一会，捡了一张名片出来，三爷忙过来接。

“C县西路公债委员陈仲章”三爷把名片上的字念完了后，抬起眼睛望了一望委员的神色，只一瞬间又低下头去。他恭恭敬敬的一对掌背给很粗的青筋络着的手按在双膝上，坐在厅首的一张椅子上。

“三伯，县长叫我来——J总司令叫筹饷局，筹饷局叫县长，县长再叫我来劝你认一份公债。这公债不比军饷，捐提出去了的军饷就算没有了的。至于公债是政府向民间借的债，日后会偿还的。不单会偿还，每年还有八厘的利息。县长很希望你们踊跃的认买。”

“唉，做得来是应当的，不过我们耕田的人……”

“好说，好说。三伯太谦逊了。三伯做不来，你这村里还有谁做得来？”

“我们这个小农村，连年负担多额的军饷，现在又说要预证明后年的钱粮；我们的苦情也望委员体谅体谅。”

“老实说吧！三伯！你这菖蒲村应派的军饷是该由三伯一个人负担的！他们贫苦些，但他们已经替三伯分担了不少了。这回的公债要望三伯替你这菖蒲村造点福。县长也是这个意思的！我明明白白的对你说了吧。三伯认与不认，那是三伯的自由。我替县长——不，替J总司令来劝三伯认买公债票的公事算完了。我只把三伯不情愿认公债的话回复上头去就是了。”陈委员站了起来，“我们走吧！”他望着那个县兵说。

“刘三伯，认不认？快说一句，闲话不必多说了！免致误了我们的公事。”县兵高声的问刘三爷。

“我那里敢说不认！”三爷忙站起来留着委员，“请坐，请

坐！我是认的，不过望委员酌量些。”三爷连向委员鞠了几鞠躬。

“是吗，三伯是很通情的！何不直捷捷的说！？闲话多了，说蚀了我们的感情。”委员说了后仰首哈哈的大笑，像在欢笑他的发财的运气到了。

“不知委员要我认多少数目？”三爷战战兢兢地说。他不怕委员，不怕县兵，他只怕委员说出来时数目太凶了。

“县署里面要你担认这个数目。”委员伸出他的右手一根指头。“幸得我替你说减了些……”

“一百么？”三爷睁着他的老眼，把头微微地伸向委员低声的问。

“哈哈！三伯！你住在这么大的新洋房子里，你说得出口认一百元的公债票么？县署要你认一千！我和他们力争，我说菖蒲村的确是个很穷的村落，担不起这个数目。他们怎么说？三伯，我告诉你，我老实地告诉你，他们说，管那个村穷不穷，我们只认得刘三爷——建造大洋房子的刘三爷！经我再三的力争，才减至八百了。这八百之数非请三爷担认不可。”委员说了后，伸出左手的全数指头，右手的三根指头。

“……”三爷给一千八百的数字骇昏了，他在睁着眼睛张开口。

“数目是由县署预定的，但因地方，因人有做不到的时候，只要委员将本人的苦情转达到上头去，就酌减些也可以。只要委员替他报告得好听些，谅可以邀准的。委员就替三伯做个人情吧。”那个县兵乘机插嘴的说。

“这个，我望委员体谅些。委员的辛苦跋涉我是深知的。委员的好意我也不敢忘记的。”三爷的愁容略展开了些。

“是的，第一次认的数目太多了，第二次是有加无减的。

二

陈仲章和县兵在三爷家里吃得又醉又饱之后，向刘三爷告辞出来时已是下午的三点多钟了。

出了菖蒲村口就要攀登小山岗了。山岗之顶有一间茶亭——很简单的人字栋建筑物，用黄泥砖堆起，上面盖一重薄瓦的建筑物，两端各有一个拱门，两侧墙壁各开一口大圆窗的粗糙的建筑物。陈委员和县兵佝偻的爬得到岗顶时，气喘喘的满头满额都是汗，脸色比已枯了的菜叶还要青黄了。

他们坐在茶亭里的石凳上喘了一会才转过气来。

“老陈，你出亭外望望看，两旁有人来了没有。”县兵且说且解他穿的制服的钮子。

“是的，老梁，下岗去人就多了，你快把那件制服脱下来包好，快把长衫换上。”陈委员一边说，一边步出亭外去探望了。过了一会陈委员回进亭里来，梁委员的长衫也换好了。

“两边都没有看见行人，赶快些，我们把今天的款分了吧。还有余庆村的爪哇洋客李官进和 H 县大布商廖均昌这两家，只有这两家是肥的，改天去吧。”

“是的，只有这两家了，明天去吧！我们不吹几枪，怕要走不动了。”梁委员从小包袱里取出两捆纸币来。

“我们这西路七村的摊派数一万元早满了额，我看李廖两家只叫他们认得我们就是了，不要再叫他们认正额吧。况且县署里面也还不知道有这两个资本家。只要他们知道孝敬我们，我们就做点善事吧。”

“是的，不错，我们自己也得留点后路，有机会时还可以敲点零用钱。县长和总务科长都是客军的头目的亲戚，一点没

有良心，拼命的刮。太过为虎作伥的事是干不得的。”

在军饷名义之下，这二三年来 C 县的小百姓的膏血给军阀吸收得不少了。去年征收了八次的军饷，平均每次四万元。今年由正月至八月间也征收了六次军饷了。军饷之外还要预征钱粮和发行公债票。但据报纸的报告，J 总司令部下的几师军队还欠五个月饷没有放下来。J 总司令直辖的县属有十五县——中国是世界上最进步，最平等的国家，不单一国之内，群雄割据，就一省之内也分做几个小国，势均力敌——每年的税饷所入约有两千万，但对他的部下军队还会欠饷，不是个奇闻吗？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初由民间缴纳给委员的税饷，委员要得六厘的厘头。由委员缴县署后，县署的人们又要抽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不等。由县署缴到军政府后，税饷的全数就会消蚀至一半了。由总部发下来给各师，各旅，各团等阶级，一重一重的剥削，分派到了最下级的军队单位的丘八哥时，只有欠薪了。

陈委员怀着一束钞票跛行至山岗下面和梁委员分手。梁委员说要渡回城去。陈委员因为不早了，和梁委员约了明天再在城里相会，自己拣岗下的一条近道，抄出山左，想回家去歇息歇息。

陈委员沿山麓行了十多分钟，走出官道上来了。沿着官道是一条街村，有几十间小店。陈委员行到一家小店，就进去了。这家店门上的横额是写有“禁烟分局”四个大黑字的长方形千年红纸。门首的旁柱上也贴有一条红纸，上写“内有戒烟药膏发售”几个字。“禁烟分局”和“戒烟药膏”两个成语有一种很新颖的解释，“禁烟分局”就是政府的鸦片专卖局的分局，“戒烟药膏”就是鸦片。军政府因要筹饷，故奖励百姓们吃鸦片。但是

“奖励百姓吃鸦片”是多么不好听的名词，所以改为“奖励百姓吃戒烟药膏”好听些。

陈委员来这家小禁烟分局是有二种目的，第一是因烟瘾发了，要吃戒烟药膏了。第二他要来看他所喜欢的，常替他做烟泡子的女人阿菊。他进来后一直跑上后楼去。他躺在炕上后，不时伸手向衣袋里去摸摸他的钞票。阿菊还不见来，他闭着眼睛冥想了一会。

——前星期答应阿菊的五块钱，今天该给她了。阿菊的五块钱要给她，那末阿欢的高跟皮鞋也要买给她了。不，且慢，阿欢的皮鞋要十一块钱，次一点的也要八块钱。迟点儿买给她吧。——阿欢是陈委员的姨太太。

他倒卧在烟床上一面沉思，一面觉着他的脑里有个轮廓不明的黑影潜伏着。

——到底是什么黑影，什么一种不安，一时想不出来。——他闭着眼睛又冷静地向脑海里摸索了一回。他想起来了，他想到今天早上接的一封信了。因为急忙忙地要和梁委员下乡去，所以没有认真地读。

这封信是由S山村里的小学校寄来的——小学校的女教员寄来给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妻寄来给他的。

“阿菊！快点！快上来替我烧几泡！”陈委员听见阿菊在楼下的厨房里说笑。说笑的对象是个男性；他禁不住发生一种无名的嫉妒。

“就来了！等我洗干净了手就上来！”阿菊在下面故意的发出一种娇烧之音。

阿菊笑着上来了，躺在烟床的那一边替他烧。

“你的手怕不干净吧！刚才在下面又……”

“阿啦！那你自己烧吧！”阿菊假怒的站了起来。“谁像你！

天光白日的都……”

“不干净也不要紧，你就躺着烧吧。”他笑向她。

“不，我不听你的话！只管捏手捏脚的，讨厌！”阿菊也笑了。

陈委员吸了十几枪，萎靡了的精神又恢复回来了。阿菊还在躺着烧。他把左腿架在阿菊的富有脂肪分的腿上来了。

“是吗！又不正经了！委员！”阿菊哈哈地笑着。

“今晚上弄点什么好东西来吃！”陈委员伸了伸双腕，打了一个很长的呵欠，坐了起来。

“只怕你没有钱！有钱怕买不出好东西来么？我家里没有的，不会把钱到酒楼上去买么？只怕你没有钱！”

“阿菊，不要太看不起人了！我真的要一生穷到死么？别的话不要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我？我喜欢吃翅燕！”

“那算得什么事！我们买些脚鱼和海参来吃好么？”

“你真的今晚上在这里吃饭么？怕又是在什么人家里敲了竹杠。你这班做委员的人真会造孽！”阿菊用她的食指头向陈委员点着说。

“现在吃政治饭的人谁不造孽？”陈委员把阿菊搂在膝上来了。

“清楚饭？怎么样的清楚饭，我就不曾吃过。”

“笨蛋！吃政治饭就是吃官场饭的意思。”

“那我那里知道！你这文绉绉的。”

“快打发人到酒楼去叫去吧。”

“我不希罕你请我吃这几碗菜，你买回家里去和你的太太一同吃吧。你只把你答应给我的快把给我就感谢你了。”阿菊说时伸出五根手指来。

“迟下给你，放心吧！吃的还是要吃。我想吃了，你快吩咐他们叫去。”陈委员衣袋里取出一封信和一包雪茄烟来。阿菊忙擦亮了一根火柴给他吃雪茄。

“真的？”阿菊从他的膝上跳下来，歪着头笑问他。

“你这笨蛋！谁和你说谎？”陈委员的黑瘦的脸皮上生了许多笑的皱纹。

阿菊下楼去了。

——我怎么就变成这样堕落的一个人了。我真的变成了一个犹太人——金钱的奴隶了！——陈委员还没有抽出那封信来再读，他心里起了这样的一种反省——顾着自己的丑恶生出来的反省。刘三爷提出几百块钱来给他们时的惨痛的情形——像心脏给他们剐了去的惨痛的情形，在陈委员脑中再表演出来。他机械的把那封信读到中段来了，但他不知道信里所说的是什么话，他只看见白的是纸，黑的是文字。他免不得要从头再读一遍。

“仲章——我就叫你亲爱的仲章吧！我此刻在满含着眼泪写这封信给你，你知道么？我会陷于今日的悲惨的境遇完全是你作成的，你知道么？你送我来S山村的时候，不是说你永不会忘记我么？我不单半年没有见你寄钱来，也有半年之久没有见你的面了。你不思念我，也该思念你的小女儿。你不怜爱我，也该怜惜怜惜你的小女儿——可怜的小女儿，还不认识爸爸的小女儿。

“前两星期珍儿患了霍乱症，幸得这山村里的格兰女医生把她的一条小命救了回来。医药的钱就花了不少。你想我一个月五块钱的薪水能够支持我们的生活么？

“这半年来我吃的苦真不小了，我所负的债也不少了……”

“××酒楼今天有新鲜的烧鸡，我替你要了一盘来了。”阿

菊在楼梯口端着一盘的烧鸡走进厅里来。

“那好极了，快点弄些热酒来。要热的哟！”

“你要什么酒？珍珠红？糯米浆？”

“糯米浆虽然好吃，但喝不起劲……总之两种都要。”

“那我到下面要去。”

“快点儿！赶快些。”

“你真的饿了么？急得这个样子！你看你的涎沫快要流出口来了。”阿菊指着陈委员作一媚笑，随又跑下楼去了。

“……你接到这封信后要快些来这山村里，来安慰我们母女！”

“仲章！你说为你的前程计非再到省城去不可。这是我们长久的正经的计划，我并不阻你。谁料得你此刻还在向我说谎——在这世中行到山穷水尽了的我们还不知悔改过么？”

“我只当你在省城干什么正经事了！谁知还在 C 县城里当委员。听说你当委员，每月的收入很不少，但我们母女不见你有一个铜钱寄来。

“G 宣教师常常问你有信来么？问得我真不好意思答应他。他很望你能回来 S 村帮他办学校。我们向他们夫妇说了多少谎！我想我们能够实践对他们说过的话，还可以赎得一部分的罪！”

“我们不是对他们说，我们在 K 城教会正式结了婚的么？”

“酒热了，快吃吧！”阿菊提了一个酒壶上来，斟了一满盅放在他的面前。

“啊！热得好，酒热得好！你也喝点儿吧！”他一边喝，一边说。喝了两口，把酒盅放下来，提起筷子夹了一块烧鸡向嘴里送。

“我不喝酒，我只吃鸡肉吧。”阿菊也笑着提起筷子来陪他

吃。

“啊！好吃！烧鸡也很好吃！烧得脆，烧得妙！”他一面嚼，一边又把视线集中到那封信上去。

“陈老爷又钓上了谁的膀子！你看有好东西都不能安心的吃一吃，只拼命的读那封情书！是不是？读情人寄来的情书，多快乐！”阿菊有点醋意。

“是的，情书哟！一个很标致的女学生给我的情书。哈，哈，哈！”

“你要快点来看我们母女，尤其是病后的珍儿！”他读到这里胸坎上像痛痛的受了一刺，低微的叹了一口气。

“我又风闻你在 C 城另和一个女人同栖了，但我不相信。我不是相信你真用整个心儿来爱我们母女，我信你是个备尝了种种人世辛苦的人不会再有这种犯罪吧！饱尝过性的犯罪的滋味的人再没有勇气犯第二次的罪恶吧！”

“仲章！你不要忘记了教会学校时代的你我间的历史。你不要忘记那晚上——星斗满天的那晚上在秋千架下的接吻——酿成日后种种的接吻！……”

“真热心！还在读那封情书？”阿菊下楼去提了第二壶酒又上来了。

“我喜欢的情人寄来的信，怎的不热心读呢？哈，哈！”陈委员很不自然的笑着抬起头来望了一望阿菊。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不要再说这些痴情话给我听了……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了早些到你的情人那边去！”阿菊像吃多了酒，双颊绯红的向着陈委员娇笑。陈委员忙走过来把她紧紧地搂着在她颊上吻了几吻。

“快松手！酒臭！”阿菊假意的推陈委员。

“我今晚上就和你这里睡。你也是我的一个……”

“说得怪好听的。不要骗死我了！我的性命是要紧的！”

“你骗了我的性命是真的。为阿菊这样标致的女儿一死也很值得的。”

“你那张嘴！……真的么？你说的话真的么？”

“在阿菊面前，谁敢说谎！”

“你看，那张嘴真会说。不要紧，你就说谎也不要紧。你虽然在扯谎，但我只当真的很欢喜的。像我这样的女人是没有人理的。”

“你才说谎！像阿菊这样标致的人才，谁看见了也中意的。”

“你就是个专爱说谎骗女人的！你是个冷热不定，恼死人的！你在我这里出入多久了？！你有什么好处给了我？”

“这是因为阿菊只喜欢年轻人，像我这样老的人，你不睬我是真的。我每次来，你不是在和年轻的客……”

“年轻的人的嘴是很会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呢，却没有一个真心的！你们男子是没有一个真心的！真的有人，不要说整个，只要有半个真心给我，我向外面的人说话也说得响亮些。”阿菊说到这里叹了口气，但她即时又恢复了她的欢笑。

“说得怪可怜的！我的心儿整个都给了阿菊了。”陈委员把阿菊拉到自己身旁紧紧的抱着，要和她亲嘴。

“你？哈，哈，哈！你是个对我们女人全没真心的！对你家里的太太都没有点真心，说有真心给我？你这颗心今天向东，明天向西，谁能相信你。你那张嘴很会哄骗女人的，也有些亲切的地方；但是没有真心，这是会害死我们女人的！”阿菊把头枕在陈委员的肩上了。后来她听见下面有熟客来了，忙跑下楼去。

三

陈委员读了那封信后，心里异常的不舒服。把读完了的信折叠了封回信封里，纳进衣袋里去。他重新把那温度低灭了了的酒来吃。他像吃饱了，所有的菜都吃不下去了。

“阿菊，算一算数，要多少钱！”他拿一张十元的钞票出来放在阿菊的面前。

“谢谢你。你就要回去了么？”阿菊接了那张钞票站起来。“是吗？我的话不会错，你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她一面说，一面走下楼去。

他早就想和阿菊接近，但阿菊和她的母亲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真的在渴慕着阿菊，把代价提得太高了。至于他呢，对阿菊的要求完全是性的一种好奇心，并没有像阿菊和她母亲所想象的那样的热烈的爱慕；因为他并不是性欲不能满足的人，阿菊又不是个绝世的丽姝。他想，若不要花什么钱，就随便玩玩也未尝不可。后来看见她们的口气太大了，老奸巨猾的他便马上停止了进行。阿菊还不明白，天天还向他勾扯。她并不知道陈委员是老有经验的不容易入圈套的人。

阿菊下去了一会，拿了三元七角五分钱的找头上来。陈委员看见去了六元二角五分，知道又给她们敲了竹杠了。有点心痛，想把那找头全数收回来，不给小账了。但他又有一种无聊的虚荣心，怕阿菊笑他吝啬，看轻他。

“这都给你吧！”他说了后登时又后悔起来。

“谢谢你。明天早些来。我在等着你哟！”阿菊送着他下楼，送着他出门首。

他读了那封信后，良心苛责着他，心里感着一种痛苦。他

在途中很后悔刚才不该耗费那十块钱。阿欢的皮鞋没有买，S村的生活费也半年以上没有寄了呢。

——境遇的变化真快，也变化得可怕！现在的我和×年前在K城的我完全是两个人了！——陈委员在黑暗的村街里一边走一边自己在感叹。

秋深了，晚风有点儿寒，他觉着自己的衣单。自前年在省城当了一个三等科员以后直至今年六月间还在赋闲。前两个月由友人的介绍在C县署里得了一个无俸的委员的位置。该是他的财运到了，前月军司令部发行公债票的命令下来，他拼命的钻营才得了这个优差。但他所用的运动费也在五百元以上了。这一个月来虽然得了些意外之财，但除了运动费外，鸦片烟瘾又大，以外还有许多不经济的浪费，所以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穷的。

——今年冬钱弄到手了，非制一件皮袍子穿穿不可。——他低着头走，看见自己穿的旧灰色绒长衫，更觉得自己贫寒得可怜。

——阿欢的皮鞋呢，买给她吧。她出入早就没有得鞋穿了。她喜欢打扮女学生装束的。——他走到一家小洋货店前来了，免不得在店面的玻璃橱前站着看一看，他还没有看到橱里面陈列的货物，他先发见了玻璃镜里的自己了。头发寸多长还没有剪，两个颊窝深得很，容得下一个拳头进去，脸色是黄灰的，面上还涂着一重烟油，胡子也长了三四分还没有剃。

“这就是我自己——在中学时代有美男子之称的自已么？像这个样子——像修罗场里的饿鬼的样子的我完全是个现代社会中的最悲惨的落伍者了！”

他无论如何总不愿肯定他的丑恶的样子，但再望了一会玻璃镜里的自己，他总想发见出一部分的美点来。但他愈看镜中

的自己，愈觉得自己的脸，自己的姿势丑恶。

“我的体中是没鲜红的血循环了。除了充血的红眼睛以外我的一身是再无鲜血的表象了。这末灰黄枯槁的脸孔和那对红眼睛相配合，这样的形状不是一个恶汉的特征么？”他愈看镜里的自己，愈觉得自己的无价值。到后来他不敢再看了，他不单不敢再看，他真的想对自己的影子一唾。

——教会学校时代的我是何等美貌而风流的，对玉莲的恋爱是何等高尚的！当年的我不是今天的我吧！——他把×年间前后的自己的肉身和灵魂比较了一回后，很想跑到高崖之上向深渊里投身，把这摧残了的躯壳和腐败了的灵魂同时毁灭。

——玉莲也不是教会学校时代的玉莲了。从前有绝世美人之称的玉莲，今日也和我一样的丑恶了。——

他追忆出中学时代读过的一篇故事来了。故事里所说的是，一个有名的画工把一个美少年做模特儿（model）画了一张天使的画像。过了十数年之后他把一个醉汉做模特儿画了一张恶魔的画像。后来这画工发见了前后用的两个模特儿是同一个人。他想他就是和这个做模特儿的人一样了。

他的思想又浮泛到传道学校的寄宿生活时代了。

“陈仲章是个圣人哟！他看见美好的女子决不会生淫心的。他在街道上走时决不望来往的女人的。他真是个实行圣经里文句的教徒。他死了后定到天堂上坐在上帝座右！哈哈！”他的一个同学名叫约瑟的在喝着酒嘲笑他。

“我想看女中学生们的，我想听她们的合唱，所以我上午在礼拜堂听了说教后，下午又到女中学去参加。”一个名叫保罗的裁缝匠的儿子在不客气的说。

“女中学的徐玉莲长得最漂亮！真是个不世出的美人！”一个牧师的儿子名大卫的在狂呼。徐玉莲算是女中学的成绩最优